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
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

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，忽然背後人叫，回頭看時，卻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。當初在東京時，多得林冲看顧。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，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，被捉住了，要送官司問罪。卻得林冲主張陪話，救了他，免送官司。又與他陪了些錢財，方得脫免。京中安不得身，又虧林冲發他盤纏，於路投奔人，不意今日卻在這裏撞見。林冲道：“小二哥，你如何地在這裏？”李小二便拜道：“自從得恩人救濟，發小人，一地里投奔人不著。迤邐不想來到滄州，投托一箇酒店裏姓王，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。因見小人勤謹，安排的好菜蔬，調和的好汁水，來喫的人都喝采，以此買賣順當。主人家有箇女兒，就招了小人做女婿。如今丈人、丈母都死了，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，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。因討錢過來，遇見恩人。恩人不知為何事在這裏？”林冲指著臉上海道：“我因惡了高太尉，生事陷害，受了一場官司，刺配到這裏。如今叫我管天王堂，未知久後如何。不想今日到此遇見。”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，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。兩口兒歡喜道：“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，今日得恩人到來，便是從天降下。”林冲道：“我是罪囚，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口。”李小二道：“誰不知恩人大名？休恁地說。但有衣服，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。”當時管待林冲酒食，至夜送回天王堂。次日又來相請，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，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，與林冲喫。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，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銀。且把閒話休題，只說正話。迅速光陰，卻早冬來。林冲的綿衣裙襖，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。忽一日，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，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，酒店裏坐下，隨後又一人閃入來。看時，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，後面這箇走卒模樣，跟著也來坐下。李小二入來問道：“可要喫酒？”只見那箇人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：“且收放櫃上，取三四瓶好酒來。客到時，果品酒饌只顧將來，不必要問。”李小二道：“官人請甚客？”那人道：“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、差撥兩箇來說話。問時，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，商議些事務，專等專等。”

李小二應承了，來到牢城裏，先請了差撥；同到管營家中請了管營，都到酒店裏。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、差撥兩箇講了禮。管營道：“素不相識，動問官人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有書在此，少刻便知。且取酒來。”李小二連忙開了酒，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，把了盞，相讓坐了。小二獨自一箇穿梭也似伏侍不暇。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，自行燙酒，約計喫過十數杯，再討了按酒，鋪放桌上。只見那人說道：“我自來伴當燙酒，不叫你休來。我等自要說話。”

李小二應了，自來門首叫老婆道：“大姐，這兩箇人來得不尷尬。”老婆道：“怎麼的不尷尬？”小二道：“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。初時又不認得管營，向後我將按酒人去，只聽得差撥口裏訥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。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？我自來門前理會。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。”老婆道：“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。”李小二道：“你不省得。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，摸不著便要殺人放火。倘或叫的他來看，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，他肯便罷？做出事來，須連累了我和你。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。”老婆道：“說得是。”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，出來說道：“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，正不聽得說甚麼。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，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，遞與管營和差撥，帕子裏面的，莫不是金銀。只見差撥口裏說道：‘都在我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他性命。’”

正說之時，閣子裏叫將湯來。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，看見管營手裏拿著一封書。小二換了湯，添些下飯，又喫了半箇時辰，算還了酒錢，管營、差撥先去了。次後那兩箇低著頭也去了。

轉背不多時，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，說道：“小二哥，連日好買賣。”李小二慌忙道：“恩人請坐，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，有些要緊話說。”有詩為證：

謀人動念震天門，悄語低言號六軍。
豈獨隔牆原有耳，滿前神鬼盡知聞。

當下林冲問道：“甚麼要緊的事？”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，說道：“卻纔有箇東京來的尷尬人，在我這裏請管營、差撥喫了半日酒。差撥口裏訥出高太尉三箇字來，小人心下疑惑。又著渾家聽了一箇時辰，他卻交頭接耳，說話都不聽得。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：‘都在我兩箇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了他。’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、差撥。又喫一回酒，各自散了。不知甚麼樣人，小人心下疑，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礙。”林冲道：“那人生得什麼模樣？”李小二道：“五短身材，白淨面皮，沒甚鬚鬚，約有三十餘歲。那跟的也不長大，紫棠色面皮。”林冲聽了大驚道：“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。那潑賤賊，敢來這裏害我！休要撞著我，只教骨肉為泥！”李小二道：“只要提防他便了。豈不聞古人言：‘喫飯防噎，走路防跌？’”

林冲大怒，離了李小二家。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，帶在身上。前街後巷，一地里去尋。李小二夫妻兩箇捏著兩把汗。當晚無事。次日天明起來，洗漱罷，帶了刀，又去滄州城裏城外，小街夾巷，團團尋了一日。牢城營裏，都沒動靜。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：“今日又無事。”小二道：“恩人，只願如此。只是自放仔細便了。”林冲自回天王堂，過了一夜，街上尋了三五日，不見消耗，林冲也自心下慢了。

到第六日，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，說道：“你來這裏許多時，柴大官人面皮，不曾抬舉的你，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場，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，有些常例錢取覓。原尋一箇老軍看管，如今我抬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，你在那裏尋幾箇盤纏。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。”林冲應道：“小人便去。”當時離了營中，逕到李小二家，對他夫妻兩箇說道：“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，卻如何？”李小二道：“這箇差使，又好似天王堂。那裏收草料時，有些常例錢鈔。往常不使錢時，不能夠這差使。”林冲道：“卻不害我，倒與我好差使，正不知何意？”李小二道：“恩人休要疑心，只要沒事更好了。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，過幾時挪工夫來望恩人。”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，請林冲喫了。

話不絮煩，兩箇相別了。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，帶了尖刀，拿了條花鎗，與差撥一同辭管營，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。正是嚴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朔風漸起，卻早紛紛揚揚卷下一天大雪來。那雪早下得密了，但見：

凜凜嚴凝霧氣昏，空中祥瑞降紛紛。須與四野難分路，頃刻千山不見痕。銀世界，玉乾坤，望中隱隱接崑崙。若還下到三更後，仿佛填平玉帝門。

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，又沒買酒喫處，早來到草料場外。看時，一週遭有些黃上牆，兩扇大門。推開看裏面時，七八間草屋做著倉廩，四下裏都是馬草堆，中間兩座草廳。到那廳裏，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。差撥說道：“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，你可即便交割。”老軍拿了鑰匙，引著林冲分付道：“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。這幾堆草，一堆堆都有數目。”老軍都點見了堆數，又引林冲到草廳上，老軍收拾行李，臨了說道：“火盆、鍋子、碗碟都借與你。”林冲道：“天王堂內，我也有在那裏。你要，便拿了去。”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，說道：“你若買酒喫時，只出草場，投東大路去三二里，便有市井。”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。

只說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臥，就坐上生些炭火起來。屋邊有一堆柴炭，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。仰面看那草屋時，四下裏崩壞了，又被朔風吹撼，搖擺得動。林冲道：“這屋如何過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。”向了一回火，覺得身上寒冷，尋思：“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，何不去沽些酒來喫？”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，把花鎗挑了酒葫蘆，將火炭蓋了，取氈笠子戴上，拿了鑰匙出來，把草廳門拽上；出到大門首，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；帶了鑰匙，信步投東。雪地裏踏著碎瓊亂玉，迤邐背著北風而行。那雪正下得緊，行不上半里多路，看見一所古廟，林冲頂禮道：“神明庇祐，改日來燒紙錢。”又行了一回，望見一簇人家，林冲住腳看時，見籬笆中挑著一箇草帚兒在露天裏。林冲逕到店裏，主人問道：“客人那裏來？”林冲道：“你認得這箇葫蘆麼？”主人看了道：“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。”林冲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店主道：“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，且請少坐；天氣寒

冷，且酌三杯，權當接風。”店家切一盤熟牛肉，燙一壺熱酒，請林沖喫。又自買了些牛肉，又喫了數杯。就又買了一葫蘆酒，包了那兩塊牛肉，留下些碎銀子。把花鎗挑著酒葫蘆，懷內揣了牛肉，叫聲相擾，便出籬笆門，仍舊迎著朔風回來。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緊了。古時有箇書生，做了一箇詞，單題那貧苦的恨雪：

“廣莫”嚴風刮地，這雪兒下的正好。拈絮擣綿，裁幾片大如拷棧。見林間竹屋茅茨，爭些兒被他壓倒。富室豪家，卻言道壓瘴猶嫌少。向的是獸炭紅爐，穿的是錦衣絮襖。手撚梅花，唱道國家祥瑞，不念貧民些小。高臥有幽人，吟詠多詩草。

再說林沖踏著那瑞雪，迎著北風，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，入內看時，只叫得苦。原來天理昭然，佑護善人義士。因這場大雪，救了林沖的性命。那兩間草廳，已被雪壓倒了。林沖尋思：“怎地好？”放下花鎗、葫蘆在雪裏。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，搬開破壁子，探半身入去摸時，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。林沖把手床上摸時，只拽得一條絮被。林沖鑽將出來，見天色黑了，尋思：“又沒把火處，怎生安排？”想起：“離了這半里路上，有一古廟，可以安身。我且去那裏宿一夜，等到天明，卻作理會。”把被卷了，花鎗挑著酒葫蘆，依舊把門拽上，鎖了，望那廟裏來。入得廟門，再把門掩上，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，撥將過來，靠了門。入得裏面看時，殿上塑著一尊金甲山神，兩邊一箇判官，一箇小鬼，側邊堆著一堆紙。團團看來，又沒鄰舍，又無廟主。林沖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，將那條絮被放開；先取下氈笠子，把身上雪都抖了，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，早有五分濕了，和氈笠放在供桌上；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。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，就將懷中牛肉下酒。

正喫時，只聽得外面必必撲撲地爆響。林沖跳起身來，就壁縫裏看時，只見草料場裏火起，刮刮雜雜的燒著。但見：

雪欺火勢，草助火威。偏愁草上有風，更訝雪中送炭。赤龍門躍，如何玉甲紛紛；粉蝶爭飛，遮莫火蓮燄燄。初疑炎帝縱神駒，此方芻牧；又猜南方逐朱雀，遍處營巢。誰知是白地裏起災殃，也須信暗室中開電目。看這火，能教烈士無明發；對這雪，應使奸邪心膽寒。

當時林沖便拿了花鎗，卻待開門來救火，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。林沖就伏門邊聽時，是三箇人腳步響，直奔廟裏來。用手推門，卻被石頭靠住了，推也推不開。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。數內一箇道：“這條計好麼？”一箇應道：“端的虧管營、差撥兩位用心！回到京師，稟過太尉，都保你二位做大官。這番張教頭沒的推故。”那人道：“林沖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，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。”又一箇道：“張教頭那廝，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：‘你的女婿沒了。’張教頭越不肯應承。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。太尉特使俺兩箇央浼二位幹這件事，不想而今完備了。”又一箇道：“小人直爬人牆裏去，四下草堆上，點了十來箇火把，待走那裏去？”那一箇道：“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。”又聽得一箇道：“便逃得性命時，燒了大軍草料場，也得箇死罪。”又一箇道：“我們回城裏去罷。”一箇道：“再看一看，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，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，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。”

林沖聽得三箇人時，一箇是差撥，一箇是陸虞候，一箇是富安。自思道：“天可憐見林沖！若不是倒了草廳，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。”輕輕把石頭撥開，挺著花鎗，左手拽開廟門，大喝一聲：“潑賊那裏去？”三箇人都急要走時，驚得呆了，正走不動。林沖舉手，脰察的一鎗，先撥倒差撥。陸虞候叫聲：“饒命！”嚇得慌了手腳，走不動。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，被林沖趕上，後心只一鎗，又搠倒了。翻身回來，陸虞候卻纔行得三四步，林沖喝聲道：“好賊，你待那裏去！”批胸只一提，丟翻在雪地上。把鎗擱在地裏，用腳踏住胸脯，身邊取出那口刀來，便去陸謙臉上擱著，喝道：“潑賊，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讎，你如何這等害我？正是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”陸虞候告道：“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，不敢不來。”林沖罵道：“奸賊，我與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來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？且喫我一刀！”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，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剌，七竅迸出血來，將心肝提在手裏。回頭看時，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。林沖按住喝道：“你這廝原來也恁的歹！且喫我一刀。”又早把頭割下來，挑在鎗上。回來，把富安、陸謙頭都割下來。把尖刀插了，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，提入廟裏來，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。再穿了白布衫，繫了搭膊，把氈笠子帶上，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。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，提了鎗，便出廟門投東之。走不到三五里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著水桶鉤子來救火。林沖道：“你們快去救應，我去報官了來。”提著鎗只顧走，有詩為證：

天理昭昭不可誣，莫將奸惡作良圖。

若非風雪沽村酒，定被焚燒化朽枯。

自謂冥中施計毒，誰知暗裏有神扶。

最憐萬死逃生地，真是魁奇偉丈夫。

那雪越下的猛，林沖投東走了兩箇更次，身上單寒，當不過那冷。在雪地裏看時，離得草料場遠了。只見前面疏林深處，樹木交雜，遠遠地數間草屋，被雪壓著，破壁縫裏透出火光來。林沖逕投那草屋來。推開門，只見那中間坐著一箇老莊客，周圍坐著四五箇小莊家向火。地爐裏面燄燄地燒著柴火。林沖走到面前叫道：“眾位拜揖，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，被雪打濕了衣裳，借此火烘一烘，望乞方便。”莊客道：“你自烘便了，何妨得！”林沖烘著身上濕衣服，略有些乾，只見火炭邊煨著一箇瓮兒，裏面透出酒香。林沖便道：“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，望煩回些酒喫。”老莊客道：“我們每夜輪流看米囤，如今四更天氣正冷，我們這幾箇喫尚且不夠，那得回與你。休要指望！”林沖又道：“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攬寒。”老莊客道：“你那人休纏休纏。”林沖聞得酒香，越要喫，說道：“沒奈何，回些罷。”眾莊客道：“好意著你烘衣裳向火，便來要酒喫！去便去，不去時，將來弔在這裏。”林沖怒道：“這廝們好無道理！”把手中鎗看著塊燄燄著的火柴頭，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將起來，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，那老莊家的鬍鬚燄燄的燒著，眾莊客都跳將起來。林沖把鎗桿亂打，老莊家先走了；莊家們都動彈不得，被林沖趕打一頓，都走了。

林沖道：“都去了，老爺快活喫酒。”土坑上卻有兩箇椰瓢，取一箇下來，傾那瓮酒來，喫了一會，剩了一半。提了鎗，出門便走。一步高，一步低，踉踉蹌蹌，捉腳不住。走不過一裏路，被朔風一掉，隨著那山澗邊倒了，那裏掙得起來。大凡醉人一倒，便起不得。當時林沖醉倒在雪地上。

卻說眾莊客引了二十餘人，拖鎗拽棒，都奔草屋下看時，不見了林沖。卻尋著蹤跡趕將來，只見倒在雪地裏，花鎗丟在一邊。莊客一齊上，就地拿起林沖來，將一條索縛了。趁五更時分，把林沖解投一箇去處來。不是別處，有分教，蓼兒窪內，前後擺數千隻戰艦樓船；水滸寨中，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。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，講處悲風透骨寒。畢竟看林沖被莊客解投甚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